

二等巡官 与马车夫

韩汝诚 著
群众出版社



5

群像文学丛书

二等巡官与马车夫

韩汝诚

群众出版社

1985年·北 京

二等巡官与马车夫

韩汝诚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28千字 插页1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337 定价：1.10元

印数：000001—195000册

内 容 提 要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军在东北战 场对长春守敌曾采取长期围困的策略。本书反映的正是这一 历史条件下该市的独特生活场景。

小说通过敌伪警察局人事主任的切身经历与感受，描绘了打入敌人内部的我地工人员的沉着机智、无私无畏精神，以及敌人营垒之间的勾心斗角、相互倾轧。这不是一部以情节取胜的冒险故事，但扑朔迷离，曲折生动，心理描写入情入理，人物形象鲜明可信。

引子 一次伪警官无法回答 的外调：共产党人怎 样成了特务分子

有过那么一个年代，中国曾盛行一种奇异的旅游：火车、汽车、轮船、飞机，饭店、酒家、旅社、招待所，乃至脚踏的“二等车”、山野的鸡毛店，无处不充斥着由国库资助经费的游客。他们一边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猎奇观光、游山玩水，一边在八亿男女老少中寻找着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和形形色色、名目繁多的各种阶级敌人。这些辛辛苦苦的游客们被统称做外调员，头衔虽是临时性的，任务也并不轻松，非要革命左派中最最革命的左派才能担承。

在那同一年代，中国还大兴学习之风。厂矿、机关、部队、学校，乃至街道居委会、农村生产队，到处都在大办形形色色、名目繁多的学习班。规模有大有小，时间可长可短。其中有一种学习班，专收阶级敌人或准阶级敌人，学员们不是牛鬼便是蛇神，故而称做黑班，或简呼为牛棚。

一天，有两位远道而来的外调员走进某一座牛棚，陪同他们的群专组长扫视了一眼战战兢兢端坐着的黑班众学员，喊道：

“赵长秋！”

“有！”

一个五十来岁、肤色苍白的中年人应声起立。他被吓得一颗心象擂鼓般地跳，却竭力装得镇定恭顺，两臂垂直、双脚并拢，挺胸凹肚、目不邪视，不觉间带出当年在严格军训下养成的那种尚武气魄。

“出来！”

“是！”

“你叫赵长秋？”一个高个的外调员问道。

“我问你，解放前你是国民党的什么干部？”

“不是……不叫干部，叫……”

“胡说！”小个的外调员呵斥道。“不是干部、难道是战士？告诉你，抵赖是不行的！”

“是，是。那时候不叫干部，叫……”

“叫什么？”

“叫官。”

“什么官？”

“警察官。”

“什么军衔？”

“没有军衔。”

小个子瞪起了眼睛：“老实点！”

“不叫军衔，叫警衔。”

“什么咸呵淡的！你就说你是干什么的吧。”

“长春市警察局人事主任。”

“还有什么？”

“准确点说：警衔——警正，级别——局员，职务——人事室主任兼甄叙股股长。”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就说等于现在的什么干部吧。”

赵长秋有点为难，想了一下，只好不伦不类地比喻道：“相当于省公安厅党组成员、人事处长、行政十四级、正处级干部。”

“十四级？不够高干？”

“差不离儿。”

两个外调员好象满意了，彼此望了一眼，大个子便掏出一张照片来，把手一扬问道：

“你认识这个人吗？”

“他？”赵长秋细一打量，顿时又惊又喜。

“这个人还在？我太认识了。他在哪儿？”

“这你就不要管喽。”大个子外调员说。“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解放前。”

“你们是什么关系？”

“上下级关系。”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

“据我了解，他是八路军的地下工作者。”

“哼！”小个子冷笑一声。“你必须如实地

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懂吗？”

“懂。”

“那你为什么美化他？”

“……………？”

“这个人是特务、叛徒、走资派，懂吗？”
小个子横叨叨地说。“你说说，他是怎样打进共产党的。”

“特务？——哪伙的？”赵长秋喃喃地问，
以为自己听错了。

“老实交待！装什么糊涂？”

但赵长秋委实是糊涂了。

“打进什么——共产党？同志，我是个国民党呵。”

是呵，他怎么能知道人家是怎样加入共产党的呢？不过解放前做为国民党的警官，他倒是知道照片上那个人是如何打进长春市警察局的……

笔者有幸，彼时得与赵长秋同“学”，因而通过他的坦白交待，记下了这样一个古老而新鲜的故事——

一、一封加急密电，闹得 局长阁下大年初三寅 夜布置城防

大过年的，士绅官商谁不喜欢麻雀之战？这种搓之有声、摸之够味的牌戏，恰是不喜烟酒而又疏于女色的赵长秋唯一的嗜好。平时，同僚和下属为讨人事股长的欢心，尚且想方设法撵弄他去打上几圈，喜逢祖国光复后头一个新春佳节，还能没人邀这位麻将迷来摆摆四方城吗？这一天，民国三十五年也就是公历一九四六年旧历正月初三傍晚，华灯初上时分，他和伪满中央警校的老同学、警察局总务股股长韩正寿应一分局伍局长之邀，正在长春市最大的商号泰发和后院的小楼上与一位商界钜子杀得津津有味、难解难分。

打到四圈头上，赵长秋已连和了几把满贯。这一把虽然一个“混儿”也没摸到，看来还可以来一个大“穷和”，不想木头楼梯一阵咚咚响，全副警装的本股巡官戈孝成忽然气喘吁吁闯了进来。

“哎呀，股长，可算找到你们二位了！”戈

巡官满脸急色，进门就喊：“快快，局长召集紧急会议。”

多么扫兴！赵股长忙问：

“什么事？”

“我哪知道！”戈孝成说。“我值班，光听秘书长说火速通知各科股长到局开会。家里没你，警察宿舍各家都找遍了，也没你。跑得我满头大汗……”

只好暂时休战。赵长秋无可奈何地推了牌站起来，心里犹自感到奇怪，不禁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多亏了你那马车老板儿。”戈孝成一边揩汗一边说。“我正急得没法，见你那辆马车停在警察局门口，灵机一动，跟他一打听，二话没说就把我拉这儿来了。”

赵长秋宽慰地一笑，对总务股长韩正寿说：“幸亏你我是坐老侯的马车来的，不然还真要误了大事。”

两位股长只好匆匆走出泰发和院子，果然见侯老板儿的马车停在四马路大门口。

三个人上车以后，戈孝成叨咕说：“总算找到你们二位了，可还有一位，大过节的让我上哪儿去通知？”

“谁？”

“装械股的尹股长尹铁英。秘书长特别关照，说人事、装械两股的股长务必出席。”戈孝

成说到这里，又稍稍放低一点声音：“事关城防大事，据说沈阳东北保安司令部杜长官来了急电。”

“谁知道尹铁英这小子钻哪个娘们被窝去了！不管他。”韩正寿说。

却见坐在前边驭手座上的马车夫老侯回头问：“戈巡官，把尹股长也一堆儿接来吗？”

赵长秋不免惊异，这侯老板不过是个拉散座的马车夫，虽然每天接送自己上下班，怎么连尹铁英也认识？不免问了声：

“你认识他？”

马车夫哈哈一笑，爽朗地说：“咱警察局的老总，我差不离认识一大半。估摸这工夫，尹股长还在桃源路，不在怜香班就在惜春院。”

“你咋知道？”戈孝成问。

“下晌我送他去的嘛，还有四分局的杨局长。”侯老板儿洋洋得意地回答。

戈孝成忙说：“快，绕个弯儿，把他也接来。找到人，车钱好说，让尹股长加倍赏你。”

一听加钱，车老板儿高兴地答应：“好嘞！”正要抹车转奔大马路，不想韩正寿说了声：“慢着。”虽在黑夜里，他跟赵长秋两人眼睛一对光，彼此心里早已明白。赵长秋吩咐说：“还是先把我们送回局里，然后你们再去接尹铁英。要是迟到，局长发了火，我们不能陪他一起挨尅。”

原来，这时的警察局内有两套人马，表面看来彼此和气无间，实则两派势若冰炭。说来话长，还要从“八·一五”光复前说起。

半年以前那个酷热而多雨的八月里，一颗什么神秘的炸弹落在了鬼子的老家，与此同时，苏联红军浩浩荡荡开进了满洲，几乎一昼夜间，日本关东军和它惨淡经营了十四年的傀儡朝廷便彻底垮台了。伪国务总理张景惠临急应变，在新京改称原来的名字长春的同时，他自己就任了临时治安维持会的会长，并改原“首都警察厅”为长春市警察局，任命伪政权最后一任警察总监赵万彬当了局长。这时候，苏军的Kb型重坦克和司蒂倍克大汽车，隆隆地驶进了市区。据说，他们接受哈尔滨的教训，为使市内秩序不乱，除把伪宪兵集中于南岭外，准许伪警察换装的警察局继续存在，协助维持社会治安。

当时警察局内部却遇到了人的危机。原首都警察厅，系长以上的官员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人。鬼子一投降，日系官员撤的撤，跑的跑，满系官员中自知民愤极大者也已逃之夭夭，只剩下少数年轻的行政警察，当然不敷需要。这样，只好把“帝国警务总局”剩下来的一部分人也并进来，勉强凑起长春市警察局的一副架子。不过，拉帮结伙，勾心斗角，从来是官场中祖传的遗风，应急组成的警察局自不例外，从打他们脱下绿警装换上黑警服那天起，便形成了“帝国”与“首

都，² 两派势力。

赵长秋原是伪首都警察厅庶务科人事教养系的一个普通警尉，只因为赶在点儿上了，一光复竟捞了个人事股长的官当。由于掌管人事任免大权，加上年轻干练，为人又比较正派，自然而然成了首都派里的中坚人物。帝国派当然也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便是掌管武器的装械股。股长尹侯英不到三十岁，原是警务总局的监督警尉，伪森林讨伐队出身，在长白山里与东北抗联真刀真枪对过战阵，称得起是警察局里一员经验丰富的干将。如今，长春市虽说已被国民党中央派来的市长赵君迈接收，警察局的首脑也换上了东北行辕派来的张炯，中层官员却仍旧是“帝国”与“首都”两派人马，因此明里暗里关系依旧，彼此都想遇机斗上几个回合，较量个高低上下。

今夜，正好借局长阁下这把刀煞一煞“帝国派”威风，“首都派”的赵长秋与韩正寿岂肯轻易放过这个大好机会？

时近午夜，寒风凛冽，马车沿着西四马路，在噼啪作响的爆竹声护送下，转眼驶进了宽阔的中正大街。远远望见中正广场*上新落成的红军纪念塔巍峨的身影，赵长秋在暗暗得意的同时，禁不住也心里纳闷：大过年的什么事这样急？闹得局长阁下深更半夜召集紧急会议？……

* 中正大街在伪满时称大同大街，即今之斯大林大街。中正广场伪满时称大同广场，即今之人民广场。

二、秘书长连夜视察枪械所，恪遵职守的王巡官竟是个书呆子

在赵长秋的印象里，那天晚上的紧急会议，实在有点小题大作，大惊小怪。

会议室里，气氛肃穆。局长张炯坐在横头首席，面色阴沉，目光含怒。旁边的秘书长高文齐，不住地左顾右盼，也显得焦虑不安。先已到场的科、股长们，一个个挺直腰杆端坐在会议桌旁，都是一副惶恐紧张的样子。那气氛，就象刚刚发生了一件重大的政治谋杀案，仿佛某一个要人被大卸八块了，或者发现有人要爆炸车站大楼似的，闹得这些警局要员一个个手足失措，头皮发麻。

赵长秋和韩正寿见这架式，赶紧悄悄找个位置坐下。局长不悦地瞪了他们一眼，看看手表，不耐烦地对秘书长说：

“十一点了，不等了。开会！”

秘书长高文齐与瘦削的局长张炯相反，是个秃顶的矮胖子。他站起来咳嗽一声，极力做出一副严肃的样子，开始宣读一份东北保安司令部拍

来的急电。电文文绉绉，听来很难懂，实际上不过是说：共军正星夜涌向关外，黄克诚所部已攻克西满重镇通辽，似有继续向东挺进之势；目前中共要人彭真、陈云等均已云集东北，势将率邓华、肖华、朱瑞所部横扫辽东辽南，并吞整个南北满……云云。实际比报纸上登载的新闻也新鲜不多少。

“诸位，”秘书长念完电文，局长开始接腔，他目光炯炯地又一次扫视了一周说：“杜聿明长官电令我局，务必协助国军巩固城防，以期阻止共军占领松辽腹地，粉碎他们赤化东三省的野心。为此，我局近期一定要把武装警察大队尽快组建起来，以便必要时协助铁石部队阻敌于长春城下。”

又说了几句，他忽然喊：“人事股赵股长！”

“到！”赵长秋连忙起立答应。

“目前警察大队的实际在册人数是多少？”

“报告局座，截至春节，在册的人头是四百二十六，编制尚未满额。”

“装备情况？”

赵长秋暗想，这话问得好无道理，人事股如何得知装备情况？但他马上意识到，这倒恰好提供了一颗射向“首都派”的子弹，于是马上回答说：

“请局座问装械股尹股长。”

他以为尹铁英尚未赶到，张炯一定会因此而

勃然大怒。谁知事也凑巧，尹铁英不早不晚恰在这时赶到了。这小子显然官场经验丰富，虽然还带着酒意，却立刻垂手立正地回答说：“从现有的枪支弹药看，装备一个加强营绰绰有余；另外，修械所还可以突击修理出一批武器备用。”

秘书长却问：“你哪儿去了？怎么才来？”

“回秘书长，给我姨去拜年，留我吃了顿饭，又……又玩了几圈麻将……”尹铁英并不过分恐慌，脸多少一红，回答得倒也坦率。

韩正寿禁不住朝赵长秋使了个鬼脸，悄悄捂嘴一笑。那意思很清楚，是嘲笑尹铁英的谎言：他姨家在欢乐地，那么东西圈*里哪个窑姐是他姨呢？

张炯只瞪了尹铁英一眼，并未过多责备，就又问警察大队的两个头目去了。赵长秋暗暗遗憾，心想莫不如不叫戈孝成去找尹铁英了，否则这不期而至的一番较量，对方准会因缺席而致惨败，帝国派很可能因此而一蹶不振。

接着，张炯在会上下令：限期在正月十五前把五个警察中队的编制招满，然后立即进行野战训练，争取尽快武装起来进入城防阵地。这件事虽是警察大队正、副队长的事，赵长秋的人事股自然也有一份责任。至于武器装备更属重要，局长特意强调说：“用你们关东土匪的话说，叫弟

* “东西圈”、“欢乐地”都是桃园路妓院区的俗称。

兄们‘拍巴掌’是不行的。拍巴掌是吓不跑八路的。对付共军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实力。懂吗？实力！”

“是，职下懂得。”尹铁英挺着高大的个子，恭恭敬敬地回答：“职下在长白老林里跟赤匪打过多年交道，深知……”

尹铁英可能是想借机炫耀一番自己的光荣历史，不想局长张炯对他的姗姗来迟余怒未息，也根本不爱听他过去在日本人指挥下干的那一套，没等他说完就打断说：

“哼，方今的八路既非杨靖宇的抗联可比，也不可和昔日的朱毛红军同日而语。你们当亡国奴十四年，大概不了解详情。抗战八年，共产党是羽翼大大地丰满了，不仅阎老西在上党吃了败仗，连日蒙联军设防的张家口都落在了他们手里。哼哼，八路如今可不能等闲视之……”他语气挖苦地说了一气，突然又喊了一声：“韩股长！”

事出意外，韩正寿一时没反应过来，半晌才怔怔地答应了一声：“到！”

“马上备车。”局长吩咐。又说：“我现在就去检查枪械库。尹股长带路，全体出发。”

局长阁下这一决定，使与会者都深感意外。韩正寿急忙出去准备车辆去了。赵长秋却暗自高兴，心想：局长这一招，分明是对装械股的突然袭击，表面上虽未发怒，实则是对尹铁英不信任